



雙城記

何冀平

零下5度的寒冬，北京水立方場館門外聚集很多人，冒着寒風在等待明星。每年年尾，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舉辦文學藝術界聯歡晚會，一年一度的《百花迎春》，委員們從全國各地聚集北京，總結一年來的業績，展望下一年工作重心，其中一個重要項目就是這一台大型晚會，人們等候的明星是晚會的重點，他們都會來參與這每年一度的歡聚。晚會的節目是來自各地的精選，我們的小百花越劇院越劇《蘇東坡》剛剛做完杭州、上海的跨年首演，正在江南巡演，接到被選中參與的通知，身在寧波的主演茅威濤和演員們從寧波搭飛機趕赴北京。

接到通知時我們正在上海演出，我們的劇長達近3小時，馬上要決定用什麼片斷參與。看過戲的觀眾說，創寫《蘇東坡》，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做」戲，是與一個千古傳奇的心靈依偎絮語；看《蘇東坡》，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聽戲」「看戲」，是跟着編、導、演的呼吸，去貼近、探索東坡的精魂。我的劇本以「夢」貫穿，從「入夢」「噩夢」「寒夢」「如夢」「幽夢」，到「幻夢」「惛夢」「魂夢」「凌雲夢」「別夢」「夢醒」，夢「進」夢「出」，稱為蘇軾的「盜夢空間」。「入夢」「噩夢」是蘇軾經歷的痛苦；「寒

凌雲夢

夢」「如夢」「魂夢」「幽夢」是蘇軾在末路中的自嘲調侃，豁達自適；其中接近尾聲的第九場「凌雲夢」，講的是蘇軾在黃州赤壁寫下千古絕唱《赤壁懷古》，我們決定為《百花迎春》晚會選演這一節。

白露橫江，水光接天，江河浩渺，只見一葉扁舟，船頭劈開水面，劈波斬浪，如箭出弦。蘇東坡望着兩岸陡峭山崖，腳下浩蕩長江，寫下念奴嬌《赤壁賦》大江東去，千古風流人物。茅威濤飾演的蘇東坡，一身白色長袍立在舞台中央，12個伴隨者也均是一身白袍，他們都戴有長長的黑色「髯口」，「髯口」是戲曲專用的長鬚，在越劇這是首次使用，戴上髯口的蘇軾，便是那個「早生華髮」拋棄焦慮傷痛的蘇軾，蘇東坡舞動髯口，吟唱出「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蘇東坡被誤傳自絕身亡，自我重生之後，以天地為紙，人身為筆，揮毫潑墨於天地間，「髯口」是長鬚，也如潑灑的筆墨，展示一代文人舒展胸懷，以文筆行走天地之間的壯懷，是劇本「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中心主題的形象展示。茅威濤高昂婉轉的吟唱，配以雄勁的「髯口舞」，氣勢如虹的音樂鑼鼓，贏得了滿場掌聲。

越劇《蘇東坡》將於4月24日至26日在香港西九文化戲曲中心上演。



此山中

鄧達智

大概1997年前後開始，在廣州水陸橫路，廣東省歌舞劇院（省歌）自成一體大院裏面的食堂，吃過首頓飯之後，我與省歌食堂（現稱「省歌新食堂」）及其主人丁生和夫人楊小樺結下不解之緣。

當年中國時裝製作並不發達，遑論時裝設計？但廣州美術學院（廣州美院），相比之下卻是中國首家在時裝設計鑽研方面的先鋒。內地早期不少名重一時的設計師，便在這個前衛的搖籃誕生。

那些年內地首先奪得設計師榮譽、中山沙溪人氏張肇達，在他帶領下，設計師陳紅霞、黃谷穗等等及一夥青壯媒體組織了可能是中國首個時裝設計聯盟。在他們邀請之下，我曾到廣州美院跟師生交流。又被帶領前往如今引證「滄海桑田」4字真義的番禺大石鎮，背後鄉間溪澗畔，在大榕樹頭旁的小菜館吃下最鄉土的田鼠、水蛇、蜆蜆、桂花蟬、水甲虫等等廣東民間風味。

另一食肆，便是省歌食堂。大家似乎跟這家食堂的主人丁生十分熟稔，丁夫人楊小樺更是設計師中一分子。後來查證，舞蹈員丁生、小樺皆出身省歌，大院一分子。曾經舞台上男一的丁生放洋到過中美洲，回流中國開設了省歌新食堂。

形態及清雅五官輪廓微頭微尾便是天鵝湖芭蕾舞舞演譯者的化身，小樺從舞台退役，轉戰她熟悉的舞衣

丁生 小樺省歌新食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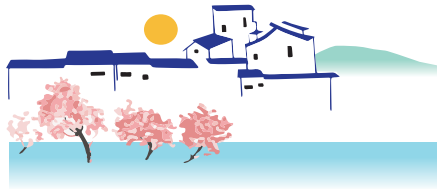
設計及製作。因緣際會，拜託小樺代製中式服裝系列予馬來西亞客戶，自此熟絡。當年還未在廣州設立設計坊及工場，更未購置自住房子，每次廣州過夜，託小樺代訂位於水陸路緊貼省歌大院的旅館，猶如靠近親人有個照應。

平實好客親和力強的丁生，旁觀其魅力，能散發到廣交五湖四海八方的友人，實性情中人。每次到來被熱情款待，除了在下，有更多操各式方言口音、舞蹈界或其他界別的大佬及小朋友在食堂內周旋。當然不缺我們的摯友，文化界「神鵰俠侶」銳軍與紅雲、資深媒體及公關海虹與資深攝影師亞辰。

老老實實，自從張肇達、陳紅霞等宴請於省歌食堂，後正名省歌新食堂。在下從未掏腰包付賬，如非朋友們，更多是丁生及小樺不讓在下作東，吃過數不盡的地道美食，還有不少廣東博羅來自丁生家鄉的特色食材。吃飽了肚子，溫暖了心，感恩丁楊二人的友誼不限地域不限時。



●跟小樺相識於一九九七年，隨後是她夫婦丁生，然後是他們經營的省歌食堂。作者供圖



百家廊

袁星

臘月，是個不一樣的月份。

在基層上班，一年四季都忙。太忙了，一些小的節日和節氣，就容易忘記或忽略。今年臘月是個例外。各項工作，陽曆12月底前均已完成。新一年的工作，才處於初始階段，有條不紊開展着，沒那麼緊迫。至少，不用像往年那樣被誰拿着鞭子趕着心急火燎加班了。

工作之餘，相對輕鬆，就把精力放到了節氣上。

進了臘月，大人孩子都盼雪。大寒節氣前兩天，一場雪，說下就下。下雪了，溫度也隨之驟降。攝氏零下十多度，夠冷！早晨出門，掏車鑰匙時都不想伸手。四九天了，諺語「三九四九冰上走」照進現實。北方的九九歌，唱得相對準確。這麼多年，一直在提。「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開，八九雁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這則諺語，常被掛在嘴邊。大部分年份，都大致相符。今年入九後冷了幾天，零下五六度的樣子，之後一直沒太冷！本以為都四九天了，不會太冷了，結果一場雨雪，溫度就斷崖式掉下來了！

冬至、小寒、大寒，這幾個原本跟冷有關的節氣，被妥妥地拉回記憶。在農村生活的父母親，在農村長大的我，對臘月的印象，還停留在那個小時候。對農曆節氣的印象，也還是那時候建立並深刻烙印上的。那時候的冬天，比現在冷！那時候的臘月，總是下雪。一場雨加雪，加之天冷路滑，全鎮小學停課兩天。早晨起床，我說到快臘八了，縮在被窩的小兒子突然伸出頭，唱起新年童謠《小孩小孩你別饞》。

「小孩小孩你別饞，過了臘八就是

年。臘八粥，喝幾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黏，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買肉，二十七，宰公雞，二十八，把麵發，二十九，蒸饅頭，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滿街走。」這個歌謠，乍聞我，我都未必一字不落從頭背到尾，一年級的小兒子，居然滾瓜爛熟。見我疑惑，妻子給出答案。這童謠在語文課本上有。我恍然，原來如此。小學語文課本上，有這樣的歌謠，令人欣慰。中國的傳統節日、時令、習俗，就該被小孩們熟知，就該成為他們成長的養料，就該被深深鐫刻到其心腦之中。

在物質條件相對匱乏的年代，糖瓜、豆腐、肉、公雞、饅頭，對小孩來說，真的是很大的誘惑。不用再早，我六七歲、七八歲時，這些都還是響噹噹的解饞的好東西。那時候，沒吃過糖瓜，一年到頭，也吃不了幾次雞肉。這些，樣樣是美食，也就過年前後能吃到。所以才有「過了臘八就是年」的感覺。

小時候，臘八節喝粥或吃大米飯，可二選一。最近這些年，特別是結婚後，忙着上班和帶孩子，日子也比以前富足多了，就不怎麼盼也不怎麼重視了。粥嘛，大米粥、小米粥、八寶粥，只要想喝，隨時可熬煮。如果覺得單喝粥味道不佳，想加些冰糖、棉梨、大棗等，都可以加。真到了臘八節那天，卻未必有時間。可能也正因此，臘八節之後，以前掰着手指頭數着手指頭算的日子，大都漸漸平淡了。心中的年味兒，也就不那麼濃了。

臘月二十四，「掃房子」這事，倒是時常記起。以前，老家那邊住的是瓦

房。房子的牆壁和門窗處難免有縫隙，附近近乎自然的環境裏，煙塵、昆蟲也常有。特別是有蜘蛛進入房屋後，在高高的屋頂角落處織網，日復一日掛在那裏，總會兜住些灰塵、蚊蠅啥的。平時沒工夫清理，年底了，總得打掃打掃。

在農村，家中不光有灰塵。各種農具，平時盛放糧食的缸缸甕甕的，還有堆在床底下的鞋襪，隨便塞到某個縫隙的雜物，時間久了，都會髒亂，都得收拾清洗。臘月二十四，過年前一周左右，好好清理清理打掃打掃，為乾乾淨淨過新年作準備，再正常不過了呢！離開老家，搬到樓上住後，家中天天收拾，比在農村老家那邊整潔得多。只不過，平時只是幹些擦擦桌椅、拖拖地的小活，幾乎不怎麼「大掃除」。年前，趁着空閒徹底來上一次「掃房子」，依然是必要的。客廳、廚房、陽台、衛生間的天花板邊，靠近牆角處，仔細看，居然也能發現一些硬幣大小的小蜘蛛網。不知道哪裏來的蜘蛛，也不曉得牠們是怎麼爬到3樓上何時織起的網。那些網，雖然小，卻也沾染了灰塵，有點兒髒。

不算閏月，一年12個月中，臘月與其他月份的不同，還在於時不時炸響的鞭炮。小時候，一進臘月，村裏的小賣部就有鞭炮賣了。誰買了鞭炮，喊着小夥伴們一起，炫耀也好得瑟也罷，點燃一個，炸響一聲！點燃一個，炸響一聲！

在中國，臘月裏，有臘八、有小年、有大年，是農曆年的最後一個月，也常常是公曆年的年初。時而忙碌，時而清閒，喜慶連連。這個月，與其他月份比，很是不同。

臘月裏



終生遊學

項明生

這邊廂是剛剛開通不到一年的嶺南地鐵站「深圳灣口岸」，地下的麻石磚倒映光潔明亮的大堂。一出地鐵站，更令人目眩，無數玻璃幕牆折射正午陽光，最矚目是68層的網紅代表春筍大廈，最令人艷羨是72層的深圳最昂貴住宅深圳灣1號，一山還有一山高，摩天大廈上都懸掛騰訊、大疆、抖音、阿里巴巴等響亮的名字，媲美紐約曼克頓豪華的天際線。

另一邊廂，蠔排在流浮山夕陽下慵懶地泛着金光，元朗寧靜的鄉間小路雖然沒有了牛屎味，但是也不時有野狗出入，最高的建築也只是零零星星三層樓村屋。

中間就是這條連接鄉村與城市的深圳灣大橋了。到底向哪一個方向才是「回鄉」呢？我坐在跨境車上，手上的「回鄉卡」已經得無所用，因為深圳灣口岸已經全面

這邊廂是剛剛開通不到一年的嶺南地鐵站「深圳灣口岸」，地下的麻石磚倒映光潔明亮的大堂。一出地鐵站，更令人目眩，無數玻璃幕牆折射正午陽光，最矚目是68層的網紅代表春筍大廈，最令人艷羨是72層的深圳最昂貴住宅深圳灣1號，一山還有一山高，摩天大廈上都懸掛騰訊、大疆、抖音、阿里巴巴等響亮的名字，媲美紐約曼克頓豪華的天際線。

過了深圳灣大橋，10分鐘就到了華嫂冰室元朗店。很久沒見的華嫂精神奕奕來同我茶敘，她已經成個月沒有返過舖頭，今天由華哥載她回來，見到門口仍然大排長龍，不停有粉絲走來同她打招呼，但是她一見到沒有收的杯碟，就說唔抵得，要自己郁手。牛油豬扒菠蘿包，一早已經售罄，連華嫂自己要吃也要預先打電話來留。她又為我點了一杯「冰花奶茶」，香濃絲滑去油膩，配上牛油豬扒菠蘿包簡直是天作之合。意猶未盡，再來一客豬扒雞翼番茄通粉，那個似湯又似羹的濃郁番茄湯底才是精華，驚艷到要一飲而盡，一滴不留。

香港北上消費潮流浩浩蕩蕩，本地飲食業進入寒冬，華嫂冰室的分店由尖沙咀到觀塘、元朗到中環都每天大排長龍，恰似寒冬之中的蠟梅，愈冷愈開花。



●筆者與華嫂嘆下午茶。作者供圖

現實題材年代劇

一直以來都很喜歡看「現實題材年

代劇」，透過小人物的命運，展現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不僅具有社會記錄價值，對香港年輕一代也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即使作為公務人員培訓之用，同樣是很有效的教材。

《大江大河》與《小城大事》均為「現實題材年代劇」作品，改編自阿耐小說《大江東去》的《大江大河》，時代背景大概是1978到1988年間，以宋運輝、雷東寶、楊巡3位主角的命運為主線，立體呈現了改革開放初期「工、農、商」三條路線的變革。而《小城大事》原名《造城者》，根據報告文學《中國農民城》改編，發生在1980年代初，以溫州龍港「中國第一座農民城」的真實事件為原型。故事講述基層幹部李秋萍、鄭德誠帶領農民，在「不花國家一分錢」的條件下，通過「集資、合夥」的方式在灘塗上建起一座現代化新城。

《大江大河》中的主角宋運輝（王凱飾），出身「成分不好」的貧寒家庭，憑藉高考改變命運，成為國企技術骨幹。他代表了知識分子在體制內推動技術革新的歷程，也展現了改革中的觀念衝突與個人掙扎。雷東寶（楊鵬飾）是小雷家村復員軍人書記，帶領村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辦鄉鎮企業。他象徵了農村改革中「敢想敢幹」的先鋒，也揭示了農民幹部在眼界與規則上的局限。楊巡（董子健飾）是從賣饅頭起家的小個體戶，在計劃與市場的夾縫中求生。他的經

歷反映了個體經濟萌芽期的艱辛，以及在誠信與利益間的抉擇。

《小城大事》中黃曉明飾演書記鄭德誠，演活了一個非凡的幹部，他那種敢於承擔和不受舊有制度束縛、不怕挑戰傳統的工作態度，贏得上級的支持及人民的愛戴。趙麗穎飾演的女鎮長李秋萍，與一把手互相配合，勇謀兼備，劇中多次在困境中作出抉擇，總能找出合法合情合理的方法，也實踐了守法精神，在收取城市建設費和個體戶工人不得超標的爭議上，懂得運用酌情權去辦事，香港年輕人可藉此劇更了解內地從貧窮到富強的奮鬥史，明白今日發展是幾代人實幹的結果，從而更理性、全面地認識國家，認識「一國兩制」的歷史根基。學習逆境奮鬥與專業精神，主角們面對困境的樂觀與堅持，是對「獅子山精神」的呼應。這種腳踏實地、終身學習的態度，對香港青年規劃職涯、應對挑戰具有現實啟發，而劇中展現的集體主義、家國情懷等中華文化價值觀，有助於增強香港青年的國家認同感與文化歸屬感，促進人心回歸。



●《小城大事》劇照。作者供圖



演藝蝶影

小蝶

香港電影為了鼓勵和嘉許業界人士，每年都舉辦金像獎和金紫荊獎等頒獎禮。香港舞台也同樣設有香港舞台劇獎和香港小劇場等頒獎禮。每年的12月和1月，都是香港舞台劇獎評審最忙碌的兩個月。這次先解釋為何評審在1月忙碌的原因。

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在每年4月舉行，參賽劇目都是在過去一年的1月至12月上演的舞台劇。例如2025年度的參賽項目計算至12月31日，2026年1月1日出演的劇目便會計算在2026年度。

因此，大會在每年的1月需把參賽劇目的資料列成詳細名單寄給每一位評審，讓他們在1月份內提名。參賽劇目必須在演出前向大會申請參加、以廣東話或普通話演出、在香港的合法演出場地公開售票、最少演出3場、共超過600個座位，以及不是與其他劇目同場演出。

評審忙碌的一月

大會每年頒發的獎項甚多，包括最佳製作、最佳編劇；悲正劇和喜鬧劇的最佳導演、最佳男女主角和男女配角各一；最佳舞台、燈光、音響、服裝各設計和化妝造型；戲劇組和音樂劇組的最佳原創音樂獎各一，還有最佳填詞。自去年開始，大會有感音樂劇的數目益多，便增設最佳音樂劇男女主角和男女配角，以及最佳音樂劇編舞等多個獎項。競逐音樂劇獎項的演員自此不能以同劇同時角逐喜鬧劇或悲正劇的演員獎項。不過，由於大會仍未增設音樂劇導演獎項，所有音樂劇導演只能繼續角逐悲正劇或喜鬧劇的導演獎項。

大會每年都頒發年度優秀製作獎，由評審從眾多參賽劇目中選出十分之一成績優異的劇目獲獎。香港以前每年上演的舞台劇目超過100個，所以這個獎項名為十大優秀製作獎。近年參賽的製作減少，大會便改選十分之一數量的劇目獲獎，獲獎數目因而每年不

同。例如2025年共有69個舞台劇參賽，在今年4月頒獎典禮中便會有7個製作獲頒年度優秀製作獎。

評審收到這些資料後，便要在每個獎項中填上3個提名，每個提名都需要寫上姓名、劇名、製作機構的名字和排號。別以為這是很容易的事情，評審是需要多次翻閱厚厚的名單，反覆研究和比較，才能選出和完整地填寫一個提名。近年有些劇名長達十多字，更曾經出現30個字的劇名。如果該劇在各方面的水準都值得提名和投票的話，評審肯定有「被罰抄」的感覺。

無論是在1月提名或在3月投票，評審在填妥表格後，一定要在截止日期前郵寄或親自送到會計師樓去。會計師點票後，所有人在頒獎禮宣布各個獎項得主時才知道花落誰家，難怪不時有獲獎者因為太過驚喜而喜極而泣。評審們要完成那麼多工序，你說他們在1月份內是否會很忙碌？